

聽說太陽日落到海平面時接吻，新人就會一輩子長長久久。

「.....嗯??？」

十個驚嘆號加問號都表現不了雷赫的疑問。先不說這個婚禮行銷的通告為什麼會找自己來拍、並且為什麼同意他的戀人一起來拍，在這個謳歌自由與愛情的時代，彩虹色的大旗被允許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飄揚，藉著工作跟上時代潮流也是一種行銷手法，但——

「聽說在太陽日落到海平面時『接吻』.....」像是要確認自己沒眼花看錯，喃喃自語般跟著唸了一遍，然後證明了他的視力健康，但腦子可能要被從脖子燒灼上來的溫度煮沸：「欸欸欸——光、光你看這個.....！」

抓著身旁正在化妝男孩的袖子搖啊搖，一邊把手上的小劇本往對方面前湊。還好化妝師眼力很好的先一步停下正準備上眼線的手，不然雷赫可愛的戀人就要準備卸掉整眼的妝重化了。慌的語無倫次的青年求救般的看著戀人，彷彿那行文字不是叫他接吻而是讓他跳樓。

「原來這就是新人要挑黃昏才辦婚禮的原因.....」桐澤光朝化妝師點了點頭表示歉意，再看著眼前的劇本，第一時間想到的卻是意外地提早去教堂進行實地考察的他們，在那時可不知道這個浪漫的傳說，那時也親吻了的他們不知是不是達成傳說的一半條件了。

相比都快要被自身熱度弄得熟透的戀人，他在這時倒是能心平氣和地研究著劇本，吻戲那些他從來都不與其他人拍，而這次的搭檔就是雷赫，他們連更不可言喻的事情都做過了，接吻反而是輕鬆平常的事。

只是他們在私下相處時，就連親吻都會害羞的戀人，要在眾人面前這樣演出的確是會超過他心臟的負荷，就算化妝師不在場，他也不能說當平時相處就好，只因這會令人回想一吻過後，更多的後續是令人感到更害臊的畫面，十足的反效果。

稍作思考後輕拍那抓住劇本的手，「那個、我等會跟導演溝通試試能不能借角度拍攝？」

「.....欸？」對方的話語直接讓慌亂的他靜止。明明就是他提出的問題，被提出解決辦法後又泛起一絲失落感，一時像被按了暫停鍵一樣，旁邊的化妝師趁機把被他亂動搞得翹起的黑髮燙平。

「嗯，好像這樣會比較好.....？」頭髮被拉扯的力度讓雷赫回神，仔細想想的確是個相對保險的解決方法。反正平時他們也不缺這一次的親吻，教堂拍攝又不知道會不會像上次婚戒一樣被圍觀——但，就是突然、只是一點，覺得沒有辦法實現夕陽下的親吻這點很可惜。

意識到自己在想什麼，青年默默地重新坐正，發紅的臉頰被化妝師關心的問了一句是不是電棒捲的溫度太熱了，只得掩飾般地拿著劇本往臉上搨風。

剛才那疑問的語調讓桐澤光跟著產生了問號，就算猜不透戀人的想法，那反應怎麼想也只是他的回答令戀人失望了，化妝的過程正好令他再思考有沒有更合適的方案，可是親吻也沒有只親一半的選項，他放空模樣令化妝師都要以為這兩人是真的是要籌備婚禮而沒睡好的新人。

在完成化妝後說是他們要對一下劇本，特意讓化妝師先出去令他們有獨處的時間，看人上了底粉的臉頰看來沒這麼紅了，避免弄亂了造型只能握住對方的雙手，早已降下熱度的手依舊比他溫暖，無法避免重提那會讓人慌亂的問題，溫柔地詢問雷赫的意願，「等會不借角度了？」

「咦？啊、應該還是借位會比較好.....？」本來還有點小遺憾，各種方面考量下來果然還是該把現實因素納入考慮才對。雖然知道沒有其他人，握緊對方的手同時還是忍不住左右張望了一下，確定真的只有他倆以後稍稍拉近距離。儘管顧慮著妝髮不敢直接蹭上去，還是忍不住在戀人的唇角輕吻了一口。

「只是、有點.....遺憾？」猶豫了半晌還是開口說出原因，畢竟戀人會那樣問莫約也是察覺到自己的失望。對對方的體貼感到開心，但孩子氣的一面被發現又覺得有點害羞。「在夕陽下親吻就可以在一起長長久久，雖然我們沒辦法結婚，但還是有點憧憬——什麼的、是不是，有點幼稚呢.....？」

說到最後有些心虛，戴上紅色隱形眼鏡的眼偷偷瞟著那張最喜歡的臉。

相處時或多或少因年齡的差距，總被戀人寵得都覺得自己像個孩子，倘若不是要工作的話，現在都想把眼前人親上幾口，按捺那不適宜的想法，回答著提問：「怎會幼稚.....而且敬旻也不用一定得保持成熟的樣子，為別人帶來夢想的人，對甚麼會有憧憬不是更能了解粉絲的心情嗎？」

聽到說著沒辦法時，回想那時關於結婚的問題，他想要表達過於幸福而無法想像結婚會怎樣，可是總覺得戀人因他的態度而誤會了甚麼，特意在此時解釋道：「我也想跟敬旻永遠在一起，你想要親吻的話，無論要親多少次我也願意.....」

愈來愈靠近的臉，讓人目光不能移開，兩人的唇瓣距離近在咫尺，只要再靠近一點就能感受那熟悉不過柔軟，手指撫摸著無名指的指節，「.....日本那兒沒辦法，我們還去一個能結婚的國家。」

「唔.....我覺得除了日本不合法以外還有別的問題.....」例如他倆都正在事業的上升期，突然出櫃還要結婚感覺會是一顆特大的震撼彈。不過不說這些的話、雷赫稍稍施力攢緊了那纖細的十指，臉上露出有點傻的羞澀笑容：「不過光願意和我結婚呀？好高興、嘿嘿。」

「雖然現在彼此的工作都還不穩定，講這個也有點太早了、但總有一天希望可以舉辦真正的婚禮呢！」本來還有點陰鬱的心情一掃而空，滿溢的幸福感直接省略了拍攝前所需進入狀態的過程，現在的青年就差要比前些天迷路時看到的新人還要開心了。像是想起了什麼，他看著剛剛親過的唇瓣，太薄的臉皮又有些泛紅：「光、如果不介意的話，待會還是請導演給我們一個看起來像借位的角度吧.....？」

「嗯，那現在就不能再親了。」以鼻尖輕碰鼻尖作為離開化妝間前最後一遍的觸碰，彎起唇角睜起了眼的笑容依舊甜蜜並只有對方能看見。

化妝師看到人出來時，兩人真的像是要結婚前滿臉幸福，都在感嘆兩人在這麼短的時間排練，看來好像已經從相識到相愛經歷過一遍，那比腮紅更紅的臉色都讓人懷疑連親吻都排練過了。

導演顯然對狀態看來很好的兩人感到滿意，聽著他們提出的要求，想到國內的風氣也表示理解，比起愛情劇那種激情得比下雨還濕漉漉的吻，這廣告要求的是浪漫感，那看不清是不是吻下去的畫面更令人有遐想的空間，真親還是借位想必也能提高討論度。

「那現在我們就先拍攝第一場，晚點在教堂那兒就拜託你們一回過。」

桐澤光應下了導演的話，以收斂了些的笑容回頭看雷赫，「等會請多指教了。」

「嗯！」

應聲之後的拍攝是從分別的鏡頭開始。從在衣物間更衣、化妝，到其他演員扮演的親朋好友祝福環節，藉由這些細節鋪陳兩人的相遇到相知。儘管都是劇本安排，營造出來的氣氛讓雷赫都有種他們受到祝福的婚姻能幸福長久的錯覺。

先不說戀人家除了他們以外還有戀人兄長是同樣狀況（並且毫不避諱到令人擔心的地步），對於自己和光的交往都是抱持友善態度這點令雷赫萬分感激並安心；但想到自己家、那早就沒在聯絡血緣上的父親肯定不會給予祝福甚至想知曉，而自己的母親——

突然想起自己還是在工作中，好在表情還沒有太過表現出來。聽導演說要換場景，趕緊將身上的黑西裝整理一下，跟著離開準備的房間前往禮堂準備下一幕。

天色比那天來到附近時明亮一些，原本一整片的藍漸漸染上金黃色，待把進場的畫面都拍攝好後，到最後一幕那邊夕陽就會剛好落在海面上，錯過了就得等隔天補拍，當然這種情況能免則免，如導演所說接下來沒有出錯的空間。

桐澤光隨著工作人員一起早一步走進教堂內感受那兒獨有的氣氛，他站在當天新人所在的位置上，想像著等會能看見怎樣的景色，在聽見門被推開的聲音緩緩地回頭，儘管門前的人影背著光一時無法看清臉容，但他知道那就是他該迎接的人，那個會與他走完一生的人。

彷彿就是等著此刻般，迎合婚禮氣氛的音樂恰好響起，比拍攝時計算還要算得精準似的，一切就像一早準備好，只待主角就位。

教堂澄澈的光線刺的他一時睜不開眼，眯著眼睛等待適應，才看到拍攝團隊早已將設備架設得七七八八，或許是因為這兒是最重要的一個場景，打光道具和攝影機、人員配置都多了不少，而在穿的烏漆抹黑的工作人員之中，各外突兀的戀人站在同樣一身白的神父面前，漂亮的臉龐上是溫柔的微笑，讓他產生了彷彿今天真的將在這兒完成交付彼此一生的誓言。

往前幾步還來不及走到桐澤光的身邊，導演先一步卡進他們之間霹靂啪啦的交代了一堆注意事項，就如先前所說的希望可以一次過，畢竟夕陽無限好就是不等人，如同日出的稀有度讓人跟著嚴肅起來，要是錯過就得補拍這點、大概除了主役他倆外沒人想做。最後確認了一次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項，雖然自己和戀人的部分大多是自然就好不要緊張這類無用話語，為了大家著想，回到教堂門外就定位的雷赫還是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準備。

不是導演適時插入，或該說不適時的打斷，他們就真的差點要預演一次，少了一點進場那刻的驚喜感，但桐澤光已經記下了剛剛的感覺，看到門前的戀人時心臟的躁動，讓他再次認清了愛情。

當教堂內等待人進場的畫面也拍攝過後，就輪到最重要的部份，他站直了身子看著那打開的大門，就待戀人走到他的身邊。

婚禮初體驗竟然是因為工作，不知道該慶幸是預演了人生大事多了個經驗，還是破壞了真正重要時刻到來時的驚喜感，但不管如何、如果真的屬於自己的那一天到來，他肯定還是會緊張的一塌糊塗吧。

透過彩繪玻璃灑進室內的陽光在地面點綴出層層色彩，夕陽餘暉伴隨著肅穆的音樂令人不自覺的繃緊神經，每踩出一步都像是花費了無數時間，隨著距離縮短流逝——但流逝的那些時光太過美好，像砂糖般堆砌而成的回憶，每一口都是回味無窮的甜蜜。當扮演家長的男人將雷赫的手被交到那熟悉的溫度之中，自心底泛起的酸楚讓眼眶跟著微微泛紅。

雷赫這輩子大概等不到血緣上的父親參與他的婚禮，但他知道眼前的人會與他彼此陪伴而攜手走下去。

婚姻的誓言是早已編寫好、最為人熟悉的那段話，只有他們兩人的一句我願意已抵過千言萬語。

在稍縱即逝的黃昏許下了永恆，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浪漫場景，那無比深情的眼神，稍微的觸碰也充滿了愛意般，連其他的演員都要覺得不是演出，而是參與一個真正的婚禮。

海平線那方盛載著的夕陽為他們指引了方向，光芒融入無盡的海水，是那訴說不完的愛意、是他們經歷的一切，都成為了大海的一部分，孕育出更多如生命般重要的事物。

握上手互相為對方戴上了戒指，在場的任何一人屏息以待，誰也不想破壞這神聖的時刻，桐澤光伸出手臂扶著雷赫的腰，低頭靠近那令他幸福得像要擁有世界的臉，就算旁人看不見他們眼中的倒影，也沒有人會懷疑此刻他們除了彼此，還能看到誰。

雙唇觸碰的那刻像是永遠，卻又短暫，熟悉的觸感有了不一樣意義，如同賦予了新生般，亦是得到了一個新身份的開始。

再自然不過的親吻讓他們都忘記當初選擇借位的理由，黃昏的光線將玻璃上的色彩投射在他們身上，綴出一層斑斕的金色。輕吻之後拉開距離，明明不比平時深吻帶來的刺激，心跳的頻率卻像是失速汽車的引擎作響。

隨著導演的一聲「卡！」響徹空間，嚇的一震的雷赫才想起他們在大庭廣眾之下接吻還戀戀不捨，一瞬間冷汗爬滿背脊，只能感謝男團時期練出來的面癱讓自己此刻還能按耐著假裝處變不驚。工作人員們嚮往的聲音和導演的稱讚之中沒有對於他倆關係的過多臆測，最多幾句的『感情真好』都讓他變得穩重的小男友用笑容簡單帶過，沒有衍伸奇怪的問題讓他稍稍放下了心。

最後被歸咎於『氣氛太好』的吻讓他們一次就過了這個場景，本來該要花費很多時間甚至錯過夕陽會需要的補拍都留在了假設之中，看過帶子確認沒問題的導演很滿意地宣布提早收工，他們也被放去各自的休息室卸妝更衣。

脫下了戲服，不再是誰的丈夫，看著空空如也的無名指，就像做了一場美夢，現在鏡子映照的他們只是個普通不過的人。

也許是想要結婚的心情藉著演出的角色滿足了，像慶典般的婚禮拍攝熱鬧過後，桐澤光突然想念他們的家了，想要安安靜靜地待在只有他們的溫暖小窩，早晨一睜眼就能看到對方的臉，甚麼也不需要做也好的互相依偎著度過整天，感受著對方的美好進入夢鄉。

他踏出了休息室的門，旁邊的門也一同打開，兩人相視一笑，似是想起了甚麼說道：「我想吃章魚燒了。」

(字數:4293不含標點)